



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伟铎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美、欧两大经济体的表态确实起到了为全球提振信心、凝聚力量的作用。与此同时，美欧双方存在明显的气候博弈。

自1990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启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随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之后，美欧两大经济体就

开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围绕气候领导力展开博弈。

“当前，美国拜登政府通过构建双边、小多边和多边机制，提出倡议，组建联盟，力图重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周伟铎说。例如，在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拜登提出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比2005年减少50%—52%水平的新目标，并推动日本、加拿大、英国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美国还推出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净零目标的“全球气候雄心倡议”，推出由美国和加拿大主导的国际组织“绿色政府倡议”，与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形成“净零生产论坛”，与印度建立2030年美印气候和清洁能源议程伙伴关系，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发起包括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和秘鲁在内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加入或创建新能源汽车、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具体行业或技术的相关国际联盟等。

另一方面，欧盟以《欧洲绿色协议》为框架打造零碳欧洲，将“气候中和”作为展示欧盟普世价值体系的重要抓手。2019年12月发布的该协议提出：欧盟力争到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洲。

西方国家倡导并极力推广一系列所谓普世价值观，包括民主、人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这被视为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石，但是这套普世价值观正在遭受来自欧盟内部及其他国家的质疑。当前，绿党在欧洲议会、德国、法国、英国、芬兰和爱尔兰等都是重要的党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政治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欧盟推出《欧洲绿色协议》，体现了其希望再次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该协议将成为欧盟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共同行动纲领

同时，《欧洲绿色协议》将加大减排力度，有助于欧盟达到《巴黎协定》履约目标，保持或提升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领导力。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度放弃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欧盟与中国密切合作，共同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而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重新发挥气候领导力，欧盟需要适应美国的气候战略，而欧盟传统的全球气候领导力有可能被削弱。同时，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等国的清洁技术投资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发达国家之间的在气候领导力上的争夺，可能导致他们为了实现各自利益而将人类共同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的局面，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一大挑战。

发展中国家情况各异

在《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进入投票前的最后一刻，印度方面“戏剧性地”提出要“逐步淘汰”（phase out）煤炭修改为“逐步减少”（phase down）。这一临时“变卦”行为让大会主席夏尔马“几乎要哭了”。不过，这个变化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最终得以在协议中确认。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有的时候定的目标可能看上去没那么高，但可以落实得更好一些。”周伟铎向《新民周刊》